



第163期 · 2025年4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空中樓閣

青楓：有信眾告訴我，有位長老言：「只要一心稱念「阿彌陀佛」聖號，便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其他所有佛經可以束之高閣，都不需要再讀誦。」請問：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就這麼簡單便可以嗎？

修智：一心稱念「阿彌陀佛」聖號，乃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的基本要則，但仍然有基他因素是需要符合的。所以不可以片面的理解，將往生極樂淨土視為太過簡單。如果沒有符合因素，而可以單憑稱念聖號便可往極樂世界，那麼，佛陀以幾十年時間苦口婆心去講經教化，豈不是不如上述長老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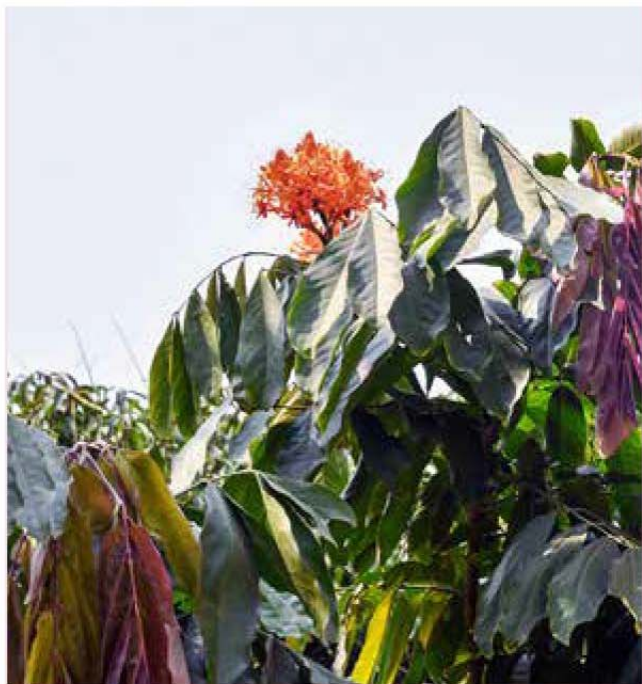
青楓：就是這樣嘛！那怎樣去理解這個問題？

修智：首先我們應該探討阿彌陀佛淨土法門是釋迦佛陀在什麼時候所講的。對照《觀無量壽經》，極樂淨土是佛陀在晚年時才講的。為什麼要到晚年才講呢？佛陀

講經說法，是要因緣成就的。這就說明了任何理解、任何修行都有一個次序。用個簡單的社會例子說明：我們入學讀書，不是小學、中學、大學的升班上去嗎？你可不可以「一步登天」地一開始便入讀大學課程？這是不可能的。

青楓：就如大和尚您說的，不能一步登天。佛陀之所以到晚年才講淨土法門，就因為往生極樂淨土的因素，在之前他已講述了。所以在此時只簡單闡述要則已經足夠。之前所講要素沒有重複再講解，不等於不重要，或不需要。亦如已讀了小學、中學，這時候是進入大學階段。

修智：很多信眾都看過《百喻經》，在《百喻經》裡有一則「三重樓喻」，正好說明上面所提的話題。「三重樓喻」裡說：有一位富人看到一幢樓的第三層，他叫工匠照版煮碗建築這第三層給他。所謂



無憂樹開花

很多信眾都會聽過——無憂樹，它是佛教聖樹。

據傳，佛陀是在無憂樹下誕生的。

無憂樹花期在每年的四月五月，果期則在七月至十月之間。它屬喬木，葉呈長形，頗大而濃密，是豆科植物。

印度傳統習慣，是孕婦臨盆前必須回娘家生孩子。故摩耶夫人是在回娘家途中，經過一棵無憂樹，就在這樹下休息時生下佛陀的，所以無憂樹又稱為佛誕樹。

妙法寺內這棵無憂樹前些日子開花了，花是生長在樹幹上的，抬頭才可看到。



「萬丈高樓平地起」，工匠必先打好地基，再一樓、二樓的建造上去。那富人說：「你搞什麼呀，我只要第三層就是了，你建一樓、二樓做什麼？你浪費我金錢呀！」這故事很簡單，但也同時很好地說明該話題。

青楓：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的「空中樓閣」故事了。《百喻經》內有很多故事、很多譬喻都是很簡單的，就因為我們忽視了，就連簡單的道理也會忽略，就好像「一心念聖號」的話題。

修智：「空中樓閣」的故事，就是說明了忽略之前的重要過程，其實一步一步而上這才是最重要的。「阿彌陀經」說：「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我們必須先了解為什麼求往生極樂世界。所以是要講事，及講理的。「事」是什麼呢？一心稱念「阿彌陀佛」聖號，別無雜念，蒙阿彌陀佛接引往生極樂世界。「理」呢？就是理解要如何才可以去到極樂世界。這「如何」就是依次序，一步一步地修行。我們想前往極樂世界，首先要「厭離娑婆」，進而才「欣求極樂」。因此我們一心稱念「阿彌陀佛」聖號，發願求生極樂淨土，必須放下娑

婆世界的種種，不作無謂的留戀。我們試想想：一方面口念佛號，另一方面又放不下名利財產，這樣的兩者都要，可以嗎？

青楓：世俗上有一些詞語，其實就是很好的道理，譬如說前所述「空中樓閣」，現在說的兩者不能兼得，不就是我們常說的「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嗎？世間上很多道理都是不謀而合的。

修智：我們發願往生極樂淨土，往往忽略一個基本道理。往生極樂淨土是我們這一期生命終結後的事，現在只是作準備工夫而已。所忽略的事，就是我們現在仍然需要生活，需要社交。例如說「明年可能會饑荒」，是否等於我們現在不需要溫飽，而只是儲糧為明年饑荒作準備？這樣，飢餓已令我們當下健康出狀況，甚至飢餓死亡，那所儲的糧已用不上。「阿彌陀」乃梵語，譯為「無量光」及「無量壽」，意為智慧及福德也。所以稱念「阿彌陀佛」時，謹記修福修慧。感應道交，往生極樂淨土可期矣。



自在

港島荷里活道是著名的「古董街」，這裡還有不少佛教藝術品，特別是菩薩尊像。我很喜歡在這街道上一邊漫步一邊欣賞這些物品。看到一家古董店門口擺放上一座「觀自在」，那邊悠然自得的神態吸引了我，相信也同時吸引不少行人，特別是一些遠道而來的遊客。

——自在就是自在，無論你把它放在什麼地方都不在乎的，它就好像我們的心，——心，優悠自在，那麼，它在什麼地方都都會自在。哪在乎什麼地方？這就是精神境界。



佛語(十八)

「本心」

我們經常聽到人家說的一句話：「記住我們的初心！」大抵就是指我們的本性吧！本性是重要的，而本性在哪裡？我看，大多數人都會說：「本性就是我們的心性。」由此可見，心性（也可以稱為「初心」吧！是何等的重要。

《壇經》裡有這樣一句話：

「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

我們可以先不理會後句，重點在前邊一句的「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大抵對任何知識、學問都是這樣，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基本認識，則會越學下去越容易走上歪路。

「魔在舍」

《壇經》裡說——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這組話的中心意思是清楚明白的，無非是勸導我們說，如果心生邪見邪念，則那「邪魔」自然會在你心間盤桓不走，——那就是「魔在舍」。如果沒有那些惡念、邪念，則心身輕快，沒有什麼煩惱的了，這不就彷彿如我們常說的「人在天堂」嗎？這裡說的「佛在堂」，可作如是現，這最少說明一個問題：心無邪念、惡念是何等重要，也同時說明了要快樂很簡單，消去心中雜念邪念便是了。

我們首先要說的，是大家不必太在乎文句裡那個「是什麼」的意思，「是什麼不重要」，那是一個譬喻，一個形容詞。重要的是看拿什麼內容去作譬喻那些又是什麼呢？人我、邪心、煩惱、毒害、虛妄、邪勞、貪瞋以及愚痴。

這也是我們必須經常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一些行為。而所有行為都是從心引起，這便告訴我們「修心」的重要。儘管上述這些修行都是艱辛的，但一點一點地做起來，不是很好嗎？

「功德」

常聽到一些信眾：「明心見性！」當然我們不要「得個講字」，是真正地消化它，學習它，更要「時時勤拂拭」，大抵這就叫修行。

修行者又經常會聯想到「功德」兩字，何謂「功德」？可以有多個解說，也許要看我們從哪方面去探討吧，不過，對「功德」兩字也可以「簡易」地從這方面理解——

《壇經》裡說：

「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其實妙用，名為巧德。」

要看到自己心中本性，從此路修行，而不是向外求，這就是用功；能夠對人平等看待，不要把自己的「私心」放在人家身上，這就是德行、德性。如此說「功德」不是很有意思嗎！

「針對性」

聽到好些法師說：「佛法就是對治下藥！」這說法很有意思，我們看病「睇醫生」，醫生開出的藥，或者「藥方」吧，不是都具針對性的嗎？這就是「對治下藥」。

《壇經》裡有這樣一則話：

「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所謂「自性自度」，就是指「針對性」。這裡「針對什麼」呢？

邪迷，用正見去針對之；誑妄用覺悟去度；倘若有惡念起則用善念去針對；如果有愚昧行為，我們都曉得，用智慧去把它度引過來就是，由此可見得，以「針對性」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色墨相生」



寫畫的朋友常有一句話說——

「色不礙墨！」

此語對我來說，很重要，時刻記在心頭。當我要在畫面上設色，第一個念頭「不是設什麼色」而是「色不礙墨」。本人較集中繪寫的是水墨畫，對畫中設色真有如「惜墨如金」，不是不設色，而是所設下的色，首先要「不礙墨」，不要妨碍水墨的本性。進一步的想法，是如何令這些「如金的色」能起到「畫眼」作用？即是讓這色更好地把畫面提升起來，是起「色墨相生」的作用。

我寫這幅「兩相依」，就是希望能起到這樣的效果。能不能呢？敬請指教！



觀音~

半個亞洲的崇拜對象

· 鄭僧一原著 顧法嚴校訂 鄭振煌中譯 ·

(原刊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內明》第九十四期)

大乘佛教提供給眾生一輛「車乘」，使他們只要藉着信、愛、智就可以獲得解脫。這「乘」的中心人物是觀音(阿縛羅吉他攝伐羅菩薩)，他是「世間呼籲聲的諦聽者」，佛教大悲心的擬人化；對某些人而言，也是釋迦牟尼佛的理想化身。觀音在西方通常被認為是女身，故稱「仁慈之女神」或「佛教的聖母」，亨利·亞當斯更讚頌它為不具性別的、「人類的仁慈保護者」。觀音在東方國家，可說是家喻戶曉，俗語說得好：「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阿彌陀佛發願要將眾生帶往不再有業果輪迴的世界去，觀音則志在滿足人類的欲望，使他們就是在這一世也能超脫自己的業力的纏縛。因此，在西藏，班禪喇嘛被認為是阿彌陀佛的化身；而現世的統治者達賴喇嘛，則是觀音的化身。在通俗宗教裏，觀音是崇拜和虔敬

的對象；但智者則認為他是理想的化身，可以確實幫助我們定心靜慮，進而與宇宙心認同。

本文旨在檢討文化背景下的觀音之概念，並想澄清觀音的名號和思想，及闡釋幾部經典(在八十多部講述觀音本蹟的經典中，舉法華經、心經、楞嚴經及千手經為例)，而後中國人文主義與大乘玄秘主義之觀點出發，注重「積極的」宗教性之闡揚，而非以小乘的「消極的嚴格制定哲學界說」為從事。

一、觀音

「觀音」這個名詞，長久以來一直是爭論紛紜的題目。玄奘(602-64)乾脆說它是早期譯經上的謬誤，認為梵文Avalokiteśvara(=Avalokita-iśvara)一字應該翻譯為「觀自在」，自在是主宰義。觀自在就是「被見者之主」或「眾生所見之主」



趣緻卡通

說香港地還是關心兒童成長的，我們在公園裡也看到一些「閒適」的置施，如果我們放慢腳步，優悠地在公園走動，你除了看到一叢叢大大小小的花朵之外，你還可以在花叢中看到一些卡通人物，很可愛的，不但小孩子看了喜歡，連成年人看到也很覺愉快。

我聽到一位「年輕媽咪」對她的朋友說：「來來來，幫我拍一幅相，這兩個公仔好可愛呀，找日我帶囡囡來看看！」

。但，澄觀(738-839?)却指出，梵文原典本身就有兩種不同的名稱；一九二七年在新疆發現的古抄本就證實了這一點，這是第五世紀末葉的作品，在一片殘葉上出現了五次Avalokitasvara(=Avalokita-Svara，「觀音」這個名詞，因而掃除了傳抄錯誤的可能性；引致米羅諾夫(Mironov)的結論，說觀音Avalokitasvara)是本來的稱號，觀自在(Avalokiteśvara)是後來才有的。穆雷·艾美諾(Murray B. Emeneau)師曾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觀音(Avalokitasvara)的意義無疑的是『察覺到聲音者』。梵文原字是所有形容合成語，前半部是被動的語氣。avalokita的意思是『被察覺的東西』前後合起來後字面上的意思完全是『聲音被他所察到者』。很特別的，玄奘的高徒——窺基(632-82)，與同時代的慈恩傳作者慧立一樣，在「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序」中，仍然繼續使用「觀音」的稱號。

高楠順次郎和陳觀勝都曾說玄奘是「觀自在」一詞的創始者，事實並非如此。高楠教授說，玄奘引進了觀自在『自行存在的凝視者』或『凝視者』這個新譯名，陳教授也寫道：「中國早期的譯者都使用觀音或觀世音的稱號，一直到玄奘，才首次使用(Avalokiteśvara)的正確譯名觀自在(旁觀主)」，鳩摩羅什(344-413)在翻譯法華經和心經時，因為使用「觀世音」一詞，也是被玄奘法師批評過的一人，但他早就說過，觀世音「亦名觀自在」。

時常有人以為觀世音是觀音的縮寫，原因

是為了崇敬唐太宗西元(627-49年在位)而避其名諱「李世民」，事實亦非如此。太宗於西元626年被立為王位繼承人時，他的父親下令禁止「世」和「民」二個字合併使用，但可以依禮分開使用；而且，上述規定也只限於「官銜、公私文書及人名。」西元650年，過分熱心的太宗之子高宗繼位，又把「民部」改稱「戶部」；但當西元679年，把「世尊」代以「聖尊」、「世界」代以「生界」的「最勝陀羅尼經」初譯稿，呈獻給高宗時，高宗讀後說：「既是聖言，不必避諱。」因此又恢復到原來的名詞——世尊和世界。

事實上，「觀音」早於西元185年就出現在支曜所譯的「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內，在那同時，「觀世音」也被用於一篇「後漢所譯而「已佚失」的行法的題目上。而且，就像艾美諾教授所告訴我們的：「Avalokitasvara絕不能分析為包含有『世』的意義在內；lokita絕對不是那種意義。假如鳩摩羅什的翻譯有『世』這個字，可能是因為avalokita和loka(世)兩個字偶然相似的緣故。澄觀的：「Avalokita的意思是觀；svara的意思是音」並無新意。法華經說觀音品說菩薩「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即指觀音也。

關於菩薩一詞，本來是指喬達摩佛在圓成佛道之前的多生修行階段，其義為「以圓滿智慧為體者」或「決定要成正覺的眾生」。鈴木大拙解釋菩薩是一位深信菩提(義為「智慧」)即法身(或稱佛性)反映在人類「心靈」上的影象，並且為了眾生的緣故，以全部精神力量為悟證和發展菩提而奮鬥的人。「如果有人發願



大道至簡

每次經過這條小小的街道，看到那幾盞街燈，很愉悅，圓圓的透明燈罩，用一條鐵桿豎起來，簡約，不繁，其實那是一份美感。簡約的美學，令我們聯想到「大道至簡」四字，設計上如此，做人的態度不也應該這樣嗎？

原來，我們想快樂是很簡單的，看到心生喜歡的物事把情緒投入便是了。

為救度一切眾生脫生老死故，修行佛道（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是人即名菩提薩埵。」簡稱菩薩。入菩薩道，要以「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

觀音在圖像上由男性變為象徵母愛和大慈大悲的女性，可以追溯到第五世紀的南北朝；胡應麟和陳榮捷教授認為中國一直到十一世紀才有女性觀音的圖像出現，是不對的。固然在唐朝（618-907年）以前，絕大多數的觀音像都是男性，這可從現存的經典圖像及唐譯華嚴經上「勇猛丈夫」的稱號得到證明；一直到現代，他仍然被稱為「父」或「慈父」。

百科全書式的「法苑珠林」撰於668年，記載觀音曾於479年現女身，替一位名叫彭子喬的信徒鬆開雙械。編撰較早的北齊書南史和北史，也有類似的記載：觀音現女身為放蕩疲弱的北齊武成皇帝（561-65在位）治病；並說陳朝的最後一位皇后沈氏出家為尼，於617年獲得法名「觀音」。楊休列（737年最享盛名）在讚嘆一位佛教尼師時，曾提到另一位有神通的尼師說：「時人稱之為觀音」在天竺誌中觀音據說示現女身於錢繆（852-932）的夢中，告訴這位未來的吳越王說他將統治一個諸侯之國，他的國家也將度過混亂的五代，因為他仁慈為懷，反對殺生。第七世紀時，地婆訶羅翻譯「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準提陀羅尼經」，女性的觀音才以準提觀音（被稱為「七俱胝」（大數通常以千萬代表一俱胝）「諸佛之母」的形相，在中國立定了腳跟。

二、法華經

法華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戲劇之一，講述永恆佛陀的大乘教義；這三世一時的教義是以蓮花為象徵的，因為蓮花同時包含花、花內的種子，及種子內的幼根。法華經把觀音描繪成大慈大悲的救世主，無數苦難中的眾生只要「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鳩摩羅什的法華經譯本被認為是世界文學鉅著之一，其第二十五品全文2,062字，講的就是上述主題。本品的單行本，又稱為觀音經。

現存的法華經中文譯本有三種：竺法護於286年譯自梵文的正法華經；鳩摩羅什於406年譯自龜茲（在今新疆）文的妙法蓮華經；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於601年譯成的添品妙法蓮華經；讀第三種譯本與鳩摩羅什的譯本相似，但加上觀音品，鳩譯本所沒有的偈。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經，也有譯自梵文的藏文法華經（30冊781號。）

在西方語文中，E. Burnouf的Le Lotus de la bonne loi（巴黎1952）及H. Kern的The Saddharma-Pundarik（牛津1909）都是以梵文手抄本為依據，其年代近至1039年；Soothill和加藤的節本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1930），以及四十一年後在東京出版的全譯本Myōhō-enge-kyō，則是譯自鳩摩羅什的中文本。目前還有二種新的英文譯本正在印刷和準備之中，分別由二位著名的佛學者 Leon Hurvitz和Edward Conze主要根據中文本和西元500年頃的克什米爾梵文本翻譯，證明了法華經的重要性。

這部經「一千五百年，一直是中國佛教藝



小孩子空間

香港，對小孩子的成長與他們的活動空間，其實都算得上頗為關注的。

日前，在一個海濱公園隨意地走走看看，見到其中一塊空地上的「兒童樂園」已開放了，那一年前還見它圍起來在建造。今天，看到不少小孩子在母親的看顧下，騎木馬、滑梯，以及一些追逐，玩得不亦樂乎！

一些年輕母親特別喜歡讓小孩子在公園裡活動，而他們也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閒話家常，此也是很好的家居生活。

術和修行的靈感，……藉着它高超的想像力、壯觀的場面、遠大的眼光、直喻和寓言，吸引並且保持了人們的注意力。鳩摩羅什譯本的觀音品分別見於Samuel Beal的Cotena of Buddhia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倫敦1871)389-96頁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New Testanent of Higher Buddhism(愛丁堡1910)，16-23頁，篇名很不尋常，叫做「觀音，所謂慈悲的女神，即遠東型的聖靈」(Kwanyin, the So-called Goddess of Mercy, or a Far Eastern Version of the Holy Spirit)；以及鈴木大拙的Manual of Zen Buddhism(倫敦1950)30-38頁。

普門品的意思，普是普遍的解救，門是菩薩的無數方便，可藉以啟迪眾生的智慧。觀音普門品的深意，是在闡明萬法一體的理念——個別的眾生本具的宇宙心或佛性之認同，就像一滴水流入大海一般，其方式即是藉着一心稱念觀音，與觀音合而為一。就像竺道生所說的，觀音是諸佛為幫助眾生悟道而設立的「名字」。不過，本品描述佛陀把觀音救苦救難的事蹟，告訴無盡意菩薩的一段故事，文字生動流暢，也深深吸引着廣大的群眾。而我們緘默的主角在解救眾生時，都是以眾生所能接受的形相出現，這些奇蹟和許多形相更使本章生色不少。選擇無盡意菩薩作為談話的對象，意義尤為深遠。因為緣起無盡，眾生無盡，為解救眾生所發的菩提心亦無盡。

本品對於觀音所顯現的形相，描述極為詳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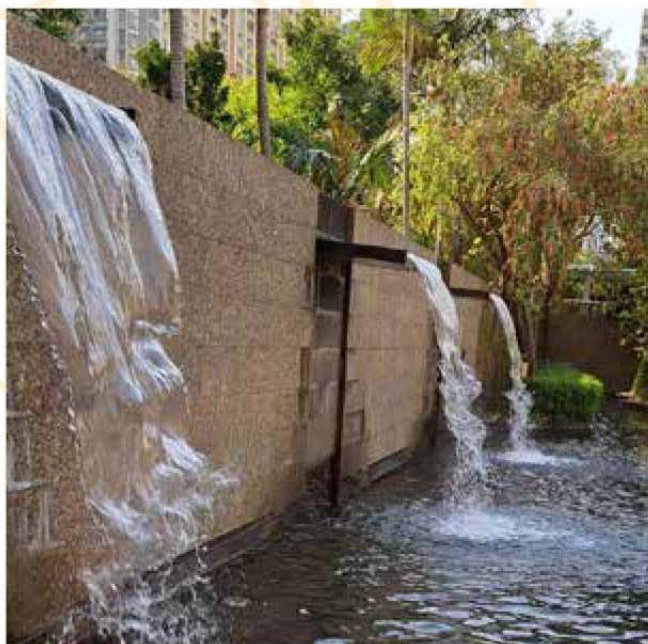
如有必要現佛身或小乘法師身，菩薩即

現之。如有必要現，梵天，帝釋，自在天，天象，帝王，長者，公民，官吏，婆羅門，比丘，比丘尼，男弟子，女弟子等身者，菩薩即現之。如有必要現長者，公民，官吏，婆羅門等之妻子身者，菩薩亦現之；或現作童男、童女身。如有必要亦以神、鬼之身現之。

法華經告訴我們，妙莊嚴王如何感謝他的二個兒子使他悟道，他們把妙莊嚴王的心從外道邪說導引到佛教的正理來，妙莊嚴王說：「此二子者，是我善知識，為欲發起宿世善根饒益我故，來生我家。」

此外，觀音也可以說是現了摩耶夫人身，摩耶夫人四十五歲時，在難產中生下佛陀，七天後即去世，也許使這位敏感的年輕王子頓覺心世無常，並且迫使他「挑起普渡眾生的重担」——在漫長的輪迴中，每一眾生都是他某個時候的父親或母親——以及藉着道德訓練和人性的圓滿發揮，從無止境的生死輪迴獲得解脫。因此，俗語說：「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傳說佛陀是清淨純潔地從王后的右脇下生，適合了神聖的宗教創始者的純淨性。但是，博學的保賢法師却跟隨着竺道生打破傳統的步伐，大胆地假定為剖腹生產，提到與佛陀同時代的祇域(耆婆)的外科手術技巧，(在宋史的藝文志裏，有耆婆脉經三卷，耆婆六十四問一卷，耆婆五臟論一卷)。現代研究也證明了古印度有開刀手術和使用儀器的事實，包括危險的從子宮內取出胎兒的手術。

~原載於七六年十一月美國芝加哥大學「宗教學史」(History of Religios)第16卷第2期~



潤物有聲

香港有些「不起眼」的公園，其中也有不少可人的地方。你看這個水池，三道瀑布式的水柱循環地在水池上運行着，那潤濕的感覺，遊人看到，彷彿把心境也潤濕起來了。——如果你的心是「田園乾涸」，看到這水池，是不是一下子彷彿如「心田灌溉」呢？很好呀，香港有不少公園其實是很好的，我們不妨慢下來，坐坐、看看，聽聽水聲。

橋底下風光

香港這小小地方，交通有這麼密集而又秩序井然，很不錯的！

天橋甚多，天橋上汽車飛馳，天橋下的地方作什麼用途？儘管合計起來面積不少，但都是橋底下之地，用途當然大有限制，但讓它荒棄嗎？很可惜！如果能充分利用起來當然很好。

如何利用？香港既是彈丸之地，則多一些空間讓人們走走，既便捷，也同時可

以透透氣。

前些日子，刻意地在港島西灣河一段天橋下行走，看看有什麼「可觀」？——果然有「可觀」，看到有心人如何運用橋底下的空地，讓它為市民大眾服務，且看看我拍下來的照片——

在大石柱上畫上花樹，然後你見到石柱旁有一張長椅！多有意思，給你一個「樹蔭下乘涼」的感覺，雖然是「感覺」



，但已覺得身心愉悅了。一路看去，不少石柱都畫上花樹，走在其中，心境開朗，如果這些花樹多點變化更好，會給我們一個繁花盛放的感覺。

在斑馬線旁邊的橋墩石柱，又畫上一幅小心過馬路的圖畫，真有意思。

在橋底下，行行重行行，行到一個地

方看到「充分利用」的突出好例子，原來這裡特地鋪設一個「石仔健身地」，讓遊人赤足在上邊來回行走，這是曾經流行一時的「赤足運動」，想不到在這天橋底下鋪展開來，人們正好利用作晨運之用也。讓我們細細觀察一下，原來香港橋底下有無限好風光。



看今年的「花卉展」

每年在維園辦的「香港花卉展覽」，都吸引不少參觀者，今年也不例外。有兩個現象是觸目的，一是「輪椅」絡繹不絕，坐的都是一些殘疾人士或長者，特別是長者，由年輕人推着，慢慢地，仔細地觀賞花朵，我們從長者的眼神更可以看到他們的喜悅。很多賞花者遇上「輪椅」都會自然地讓一讓，讓輪椅上的長者更好地接近花叢。這是多麼好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啊！我曾聽到一位本打算前往觀花者言：「都係唔好平日去，平日有太多坐輪椅的長者，睇見都煩！」——不明白何以用「睇見都煩」來形容，將就一下不就可以嗎？

再說，花卉展裡的另一個突出現象，就是「人人一機在手」，今天手機太方便了，你看

着這些靚花，會忍得住手嗎？一些「攝影發燒友」更不用說了，我在一個插花檔前，看到十位八位攝影友「長火短火」的，有些在腳架前慢慢地、有耐性地捕捉；有些更「三扒兩撥」地影快相了，為什麼？因現場太多可愛的花呀，真有點兒「花多眼亂」的感覺。

每年在維園辦的這個花卉展，總是教人覺得——主辦者真的很花心思，除了每年都有一個主題外，其他的「烘托」更教人看得心花怒放，特別是小孩子，主辦者專誠地把一些卡通人物。卡通動物用小小的花朵鋪砌起來，不要說小孩子，我們這些大人也看得好開心。

有一點想特別說一說的，主辦者很用心地在花草樹木旁盡量放上一個小小的紙牌，把花



的名稱寫上。這點很重要，很好，有不少花我們平日已很少見，即使見到也不知是什麼名堂，在展場經常聽到這樣的說話——

「啊，原來這種花就叫做……」花展內有幾個攤位都擺放上佛教花「地湧金蓮」，我便聽到多位遊人談論這花名。

在我們的妙法寺園林裡，有十分受注目的「曼陀羅」，那長長的像喇叭的花朵很吸引。在這次花卉展，在一個「珍貴花檔」裡，也看到「曼陀羅」，但細小許多，像「玩具」似的，旁邊寫上名字：「長筒藍曼陀羅」，我拍下來供大家欣賞。



新光「熄燈」了！



港島北角區新光戲院，香港粵劇迷相信無不知這地方，甚至有人說：「我都唔知留低幾多腳毛！」

今天，北角新光戲院已「落閘」，即是到始為止了。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座粵劇殿堂級的「平台」。

根據鑲嵌在戲院大堂——入場處側邊的地方，一塊碑文介紹。

原來新光戲院是建於一九六五年，一九七二年正式開業。那年代，正是「十年文革之年」，新光上映的第一部電影便是「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當年的戲院還是樓上樓下的，地下有前座、中座、後座，樓上是超等。二十年過去，電影院也紛紛走上「迷你世界」，新光也不例外，不過，它轉型了，地下作舞台演



出，樓上則改裝為影院，直到日前結業也都是這個樣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由霍英東先生經營，隨之而來的，我們看到新光戲院有一頁光輝歷史，——是八八年開始由聯藝經營業務，聯藝是引進了內地不少戲曲劇團來港演出，因此香港大眾有幸，很方便地看到內地不少一流的地方戲在演出！我們能看到國寶級藝人裴艷玲的演出，也是在這裡。

十年八年之後，內地著名的劇藝團體來港演出也差不多了，進一步的經營便集中在粵劇裡，畢竟粵劇在本港有不少愛好者。香港的演出場地已不多，能夠有一個既屬長期性的，也在市中心而交通方便，所以很快新光戲院便成

為「粵劇殿堂級」之地，特別是在李居明接手之後，也進一步發展了粵劇！——雖然其中「濫」了點，但畢竟是利多於弊！

——說來說去，香港政府（無論是過去殖民地時間還是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又為粵劇做過些什麼呢？對場地有真正協助嗎？

用句廣府話來形容，那是「得啖笑」而已，都是民間自發力量去營運起來。

從新光戲院半個世紀來的經營狀態，會讓我們真正看到什麼叫做「自生自滅」，真夠唏噓的了。

在新光戲院結業前一天，我到現場拍照，且讓我們從圖片上記下新光戲院的溫`馨回憶。





字形字相

我們的方塊字，真是其趣無比，而且從字形結構，也不僅是「趣味」兩字作形容，我們更可以看到「社會現象」、「文化現象」，那就不簡單了。

你看這個「富」字與「窮」字是怎樣結構的，字形也有「相」可看嗎？隱隱然真有這個感覺。先讓我們看這「富」字。

最上方的「形相」，我們都曉得那是房屋的屋頂，有家的感覺，所以大凡與此有點關連的字，都自然地用上「宀」作部首，如「寧」、「安」、「定」、「官」等等，均教人覺得有「家」的感覺。「富」字下方的「畐」，其實就是「福」字的「變」寫，讀「副」，字音便差不多了。有屋，而屋內有個「福」字，真教人一看上去便聯想到「富」。

至於那個「窮」字，同樣一看上去便感覺到那是一個「窮」樣了。

「窮」字最上方是什麼？一個「穴」字呀！「穴」是什麼？是山洞呀！住在山洞裡的人還不窮嗎？這個字真令我們看着唏噓得很——，小小的山洞如何進入？你必須弓着身呀！而且不僅僅是進入，在山洞內生活還得經常地彎着身體。這個「窮」字令人看着心酸，即使是它的「簡體字」字形，不也同樣教人嘆一口氣嗎？——「穷」，在洞穴裡生活的人，都是出賣力氣的求生者。

你看，我們方塊字的形相，是多麼的教人產生無限聯想，以下繼續讓我們在這方面聯想一下。

鳥與烏

你看這個「鳥」字，在最初的字形上看，它更像一隻飛的動物，鳥當然是飛的，讓我們想到那個「馬」字，同樣有快速走動的感覺。形容動作快的字都自然地加上「馬」字旁，如駛、驅、馳等等。「鳥」呢，也很多，如鶴、鷄、鸚都是。

但有一個與「鳥」字有關的字却又很有趣，那是個「烏」字，——鳥字沒有一點，看上去便是沒有了眼睛，盲了眼睛便漆黑一片的什麼也看不到，所以這個「烏」字便是「黑」的意思，烏鴉的身是黑的，不好的形容詞也用上這個「烏」字，譬如說：「烏合之眾」。